



沧州发电厂的变迁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高明 摄影 刘绍行

在《沧州电业志》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数字，记录着沧州电业的涅槃与重生——两次飞速发展、数次扩建，90多年峥嵘岁月，承载着波澜壮阔的红色记忆。

古城第一个电灯房

在旧中国，沧州城内没有像样的轻工业，更谈不上电力工业了。直到1930年，一些绅士和商家合股经营了一所电灯房，名为“昌明电灯公司”，地址在如今的市第一幼儿园附近。1930年开始筹建，1931年10月正式发电。

根据史料记载，电灯房的发电机组是德国产煤汽机组，容量为125千瓦。电灯房每天深夜发电，主要供城内商家、富户和绅士们照明用，一般百姓用不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机组停产，昌明电灯公司倒闭。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不断侵占我国的国土，另一方面加紧掠夺各种资源。1942年，侵华日寇决定在京津南大门、津浦铁路要冲——沧县建立一座小型发电厂，名为沧县发电厂。厂址就选在了津浦路西侧二百米处，就是现在的变压器电炉厂院内。

这台机组从1942年7月开始动工，于1943年3月20日投产发电，年发电量20万度左右，全厂工人和管理人员20人左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沧县发电厂也随之瘫痪。

1947年6月13日，解放沧州的枪声打响，我军很快占领发电厂。经过两天激战，6月15日，沧州城全部解放，水电公司由我军接管。当天，解放军就组织工人抢修机器，安定解放后的秩序。

1948年2月，既济水电公司成立，这也是沧州地区第一家人民电业机构，在沧县发电厂旧址上扩建了电厂，组建了4个发电机组，实现昼夜连续发电。

1949年春，解放军南下，铁路运输任务繁忙，火车上用电量较大，为适应

火车运输任务用电需要，既济水电公司与火车站协商，扩建原沧县电厂。

两次腾飞

1952年，沧县专署建立企业公司，统一管理各企业，发电厂为地方国营，更名为“沧镇发电厂”。

随着生产的发展，机组不新扩大。到了1959年，电厂的发电量达到600万度，相当于解放前的30多倍。职工增加到280人。

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沧州工农业发展很快，用电量也随之增长，原有的发电厂远远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1958年，运河西侧小王庄附近筹建新电厂，这也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沧州发电厂。

新电厂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其装机容量几乎等于老电厂容量的5倍，堪称沧州电力工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腾飞。

1974年，我市计划建设年产30万吨合成氨的化肥厂，当时的电量远远无法满足需要。为此，上级决定，进行沧州电厂第三期扩建工程。从10月份破土动工，经过一年的奋战，到1975年9月24日三号机组投产发电。三期工程投产后，装机总容量达到62800千瓦，比扩建前翻了两番还多，相当于解放前的327倍。电厂日发电量120万度，这是沧州电业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腾飞，这一年电厂职工已近500人。

扩建电厂的同时，1961年，沧州地区第一座35千伏变电站在任丘苟各庄建成；1968年10月，沧州地区第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季屯变电站投入运行。1963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沧州是根治海河的重点地区之一。为尽快解决海河工程用电问题，利用两年时间，建成投产110千伏季屯变电站。随后，黄骅、泊头等地相继建起了变电站。



几个变电站建成后，解决了沧州的用电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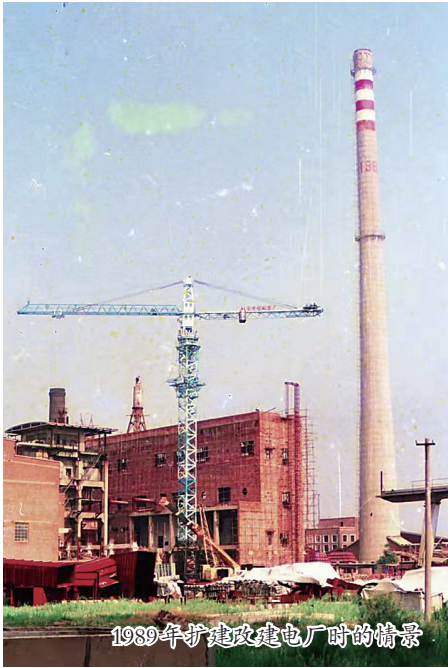
1983年，沧州电力局、沧州供电局、沧州发电厂合并为沧州电业局。

1984年6月，沧州地区第一座220千伏变电站——于庄变电站投运。于庄变电站成为沧州电网实现南北联网的纽带，不仅满足了工农业用电的需要，还提高了地区供电的可靠性。沧州电网建设已跨越到一个新的阶段。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沧州发电厂再次扩建，也正式和电网分开。改建后的发电厂迎来了发展高峰期，最辉煌的时候，能供应7个县（市、区）的用电。

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用煤发电污染较大，机组设备陈旧，沧州发电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来，沧州发电厂被收购，厂里的老旧设备也逐渐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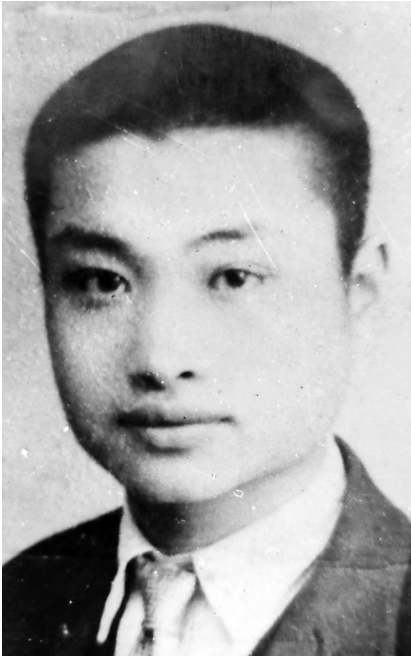
如今，沧州发电厂的冷却塔已拆除，发电设备已近废弃，当年厂里的工作人员也被分到了不同的电力企业，一代人的记忆就这样随时光逐渐老去。



奔走。六弟吴金驯曾执笔为吴金骧写过《狮城儿女多壮志——追忆沧城解放前夕我地下工作者吴金骧等人的英雄事迹》文章。吴金驯去世后，七弟吴金骁和他的小儿子吴学彤接过接力棒。吴金骁老人最遗憾的是，当年搜集的关于大哥“三人团”“八兄弟”一些史料包括1970年代沧州地委外调公函，在1990年代家中一场大火中也全都付之一炬了。

今年75岁的吴学波是吴金骧唯一后人，他和吴金骁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找寻到父亲的墓地，迎接父亲回家。吴金骁的小儿子吴学彤原在南方工作，后回家乡创业，找寻大伯吴金骧并弘扬他的事迹，也是他回乡的目的之一。近日，他正联系河北农业大学，寻找大伯的墓地。

“今天大哥的英雄事迹都写进了县党史里，我们国家发展日益强大，国家繁荣昌盛，正如大哥所愿，相信大哥也会含笑九泉。”吴金骁打算在祖坟给大哥树碑立传，世世代代把英雄事迹传播下去。



9·24

沧州人民不能忘却的记忆

孙福军 杨静然

岁月流转，这个数字又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9月24日，对于沧州人来说，是个不能忘记的日子。

—

时间回溯到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驻屯军一部，借口寻找失踪的士兵，突然向位于北平城西南的宛平县城和卢沟桥附近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

事变发生后，日军沿平汉、津浦铁路两侧大举南进，其战略意图明显，就是尽快占领中国，实现对中国的殖民统治。

当时，国民政府在全国各界“团结御侮、抗日图存”的救亡感召下，也采取了防御和抵抗措施，在沧州境内设立了两道防线。

日军向中方守军展开猛烈进攻后，第一道防线很快被攻破。



那一年的9月，冀中平原秋色宜人，而沧州城却被滚滚浓烟和血腥笼罩。

9月12日，日军占领青县城。在青县流河镇、北王庄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仅几小时，只有37户、180口人的北王庄，就被杀死30人，烧毁房屋100多间。流河镇不足500户，日军半天就屠杀了186人，炸毁、烧毁民房700余间。

此时，沧州城已经遥遥在望了。

随后日军继续南侵，遭到第二道防线的爱国官兵奋起抗击。日军以飞机和重炮轮番轰炸，而守军没有重火力掩护，全凭机枪、步枪、手榴弹、刺刀和大刀与日军浴血奋战。

日军疯狂进攻持续了3个昼夜，中国军队拼死抵抗，终因力量悬殊，在坚守数日后，9月24日沧州城（时沧县城）被攻陷。

80年后，市科协原党组书记、热心历史文化的田书生辗转多地、历经数十年收集到了当年日军侵略沧州的老照片，并编辑成《1937！沧州！沧州！》。尘封的一幕幕呈现在眼前：津浦线上一路入侵的日军、沧州城头耀武扬威的日本人、狂轰乱炸沧州城的日军飞机、战火硝烟中孤独孑立的闻远楼……

二

铁蹄践踏，惨案迭出。无辜百姓遭到杀害，田园化为焦土，房舍变为废墟，美丽富饶的家园毁于一旦。从1937年9月24这天起，日军开始了长达8年的血腥统治，给沧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沧县张辛庄，日军杀害村民138人，其中8户被杀绝，烧毁房屋130多间，杀掉耕畜100余头。25日，日军在沧县城南的捷地遭中国军队阻击，一上午未能向南进犯，于是对捷地村百姓进行报复，挨家挨户搜查，见人就杀。仅半天时间，全村被日军杀害无辜村民114人。

当时，日军为了巩固统治，在当时的津浦铁路沿线修建了许多炮楼据点，捷地炮楼就是其中之一。日本人

为了修建这个炮楼，逼迫捷地村和附近几个村，每家必须出5块砖以及一名劳力。在刺刀的威逼下，当地人建起了这座炮楼。

村民曹文通夫妇义务守护炮楼20多年，把炮楼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如今，这座炮楼也成为华北地区唯一保存至今的日军侵华罪证。捷地回族乡围绕炮楼和津浦铁路建起了红色文化景区，让惨痛的历史和耻辱的过去催生人们奋进的力量。

回忆，不是为了咀嚼苦痛，而是为了铭记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1937年9月26日，继续南犯的日军在运河沿岸的南皮县十二里口、七里口村又屠杀村民93人，并放火烧毁大量房屋。仅有百余户的小村七里口，就被杀害71人，有12户被杀绝。90多户、不足300人的十二里口村，被烧毁房屋300多间，全村成为一片废墟。日军还在沧县北白塔、件

龙堂、大和庄、常砖河、十二户，献县李虎村，东光县大高台，河间县禅阁村，交河县的军屯，肃宁县的丰乐堡等制造了一系列惨案。

从1937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在沧州进行了长达8年的杀戮和掠夺，制造的惨案数不胜数。日军的暴行，给沧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更激起了广大军民对日寇的愤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沧州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三

漫步肃宁烈士陵园，贺龙元帅在肃宁战斗的塑像栩栩如生，常德善、王远音在雪村战斗的壮烈场面逼真生动。仿佛，此起彼伏的炮声仍在回响。

1937年，国民党军队南撤后，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敌后抗日重任，在沧州区域，奇迹般创造了冀中和冀鲁边两大抗日根据地，贺龙率领的八路军120师主力部队和肖华率领的东进抗日挺进部队，先后在两大战略区内纵横驰骋、奋勇杀敌，先后进行了北曹庄、大曹村、黑马张庄、齐会、韩集、灯市寺等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信心。

根据地军民硝土制盐，野菜果腹，吃“银子”（草仁籽），烧“金条”（荆条），穿土布，睡谷草，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出入青纱帐，穿行交通沟，挖地道，钻苇塘，破铁路，袭碉堡，麻雀战、破袭战、地雷战、挑帘战、游击战、雁翎队等传统战法，让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经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

胜利来之不易，苦难铸就辉煌。沧州人应知沧州事，不但要知道沧州的现在，还要了解沧州的过去。

1937年的9月24日至今已84年，当我们徘徊于一个个战场遗址，那些远去的背影、破碎的残骸，还有那静默于视线的大地，已被赋予了情感的温和和思想的厚度，似一个强大的声音在响起：强我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

吴金骧 我们等您回家

康玉刚

近日，在学习沧县党史过程中，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吴金骧的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带着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我来到吴金骧家乡——姚官屯乡东花园村，探寻英雄足迹。

寻访从1970年代，家人一直在努力

吴金骧的爷爷吴是个文化人，毛笔字写得好，被大家公认是抄家谱、写春联的一把好手。他的父亲吴之炎是家中长子，母亲刘桂馨娘家是纸房头乡大白洋桥村。

吴金骁是吴金骧最小的兄弟，从小就听家人们说大哥的事。他与大哥相差27岁，大哥牺牲那年，他还没出生。70多年来，吴金骁一家一直没放弃过寻找。

最初在1970年代，20多岁的吴金骁在市里做木工活，有一段时间正好在原沧州地委书记高汉章家中干活，和老书记说起了大哥的事。高汉章书记对吴金骧的事很上心，他知道地下革命工作很多都是单线联系，要认定吴金骧的身份，就要找到他的上级领导。吴金骧的上级就是原冀南区地委宣传部长韩学勇。

高汉章了解到韩学勇随大军南下后在襄阳工作，专门派人前往调查求证。韩学勇曾任原湖北省襄阳地区农业局副局长，已于1970年去世。调查无果而终。沧州地委专门就此次外调给吴金骁家出具调查回复公函。

1990年代，吴金骁来到沧县县委党史办，盼望党组织帮助查找大哥的情况，向党组织介绍了当初沧州地委的调查情况。

本世纪初，县党史办邀请吴金骁前去，告诉他关于吴金骧调查有了眉目，当时正在编写沧县党史，希望吴金骁能提供吴金骧照片。吴金骁将老人们一直收藏的唯一一张大哥照片翻印后报给了县党史办。那是一张当年吴金骧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片。后来《沧县党史》出版后，县党史办专门送了吴金骁两本。

发现

革命足迹一路辗转国内外

1937年9月24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沧县城。1941年1月初，驻沧日军展开冬春大搜捕，在沧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抗日斗争也进入低潮。

这一年3月，冀南区地委宣传部长韩学勇因叛徒告密在故城县被捕，押赴沧县。然而，他的身份一直没暴露，他骗取了日伪军信任，秘密从事革命工作。韩学勇在沧城工作期间，将马骥麟的诊所发展为秘密联络点，其弟马书麟为联络员。

1939年，在沧城初级农业职中读书的吴金骧和马书麟、张淑峰等是同学，也是一群思想进步、反抗日本侵略的热血青年。吴金骧通过马书麟与韩学勇结识，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马书麟、吴金骧、张淑峰组成地下组织“三人团”，1942年由韩学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发展了5人共同组织城内抗日活动。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他们对外称“八兄弟”。

吴金骧等从韩学勇处接受的任务有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帮助八路军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并护送到根据地；还有设法营救被捕的抗日干部等。

吴金骧职中毕业后在县立牛市街完小教书，他和张淑峰利用教师身份在农职学校和牛市街完小开展学运工作，动员组织师生、员工上街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思想。

1943年，他和马书麟被派往日本留学。当时，中国留学生常受日本学生的排挤和歧视，吴金骧他们就去找日本教授评理。教授偏袒日本学生，他一气之下打了教授，最后闹到了校长那里。因为中国学生占理，校长也无可奈何，最后不了了之。

两年后，他们学成归国，吴金骧被分配到保定农业大学工作，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马书麟则回沧工作，后被派往山东大学工作，因患肺结核英年早逝。

1947年6月沧州解放，当时吴金骧正在天津，准备回沧州。有内线同志捎信给他：沧州城内敌特已经把他列进暗杀名单。回沧不成，吴金骧决定返回保定。哪知返保途中，他已经被特务跟踪。在汽车临近保定时，特务开枪杀害了吴金骧，牺牲时年仅23岁。

吴金骧烈士家境殷实，属于富家子弟，在东花园村有宅子有地，在沧州有房子有铺子。当年吴家人住在沧州城里的郭家大院，在小南门开着一家名叫华洋的药房，一直由吴金骧的爱人赵氏管理经营。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决然地舍家弃业走上了革命道路。

吴金骁听哥哥姐姐们说过，当年大哥常劝父亲，家里的产业不是自己的，家里的财产能救济穷人的全都救济了穷人。吴金骧的伯伯吴之尧当年在牛市街完小上学，印象中吴金骧经常组织人在家中开会，吴金骧的六弟吴金驯记得，解放前有一天，许多当兵的包围了家。他们进院就问：“吴金骧在家没有？”大嫂忙出来说：“没在家呀。”几个当兵的进屋搜了一通，没搜到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当时敌人是关上门全城搜捕吴金骧的。

期待

找寻墓地，迎亲人回家

吴金骧烈士在保定牺牲后，母校师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师生上街游行，向国民党政府抗议敌特暴行。学校地下党组织还专门拍了举行葬礼和坟地的两张照片，寄回老家。吴金骧的母亲一直珍藏着这两张照片，后来有亲戚劝说：“人都没了，还留照片干什么？”照片就失落了。

由于解放前地下工作特殊的保密性，吴金骧生前的工作不仅不为外人所知，就连自己的家人也不清楚。他牺牲后，爱人赵氏带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改嫁到了天津，从此与家中失去了联系。直到近两年吴金骁一家才与大嫂一家取得联系。

吴家兄弟姐妹一直在为吴金骧的事